

東北抗日戰爭史料彙編

附 錄 一

東北烈士紀念館研究室編

一九五八年

东北抗日战争史料汇编

序言

这一史料汇编，只限于东北抗日战争历史资料，汇编成正编和附编，计正编9卷，附编4卷，外附总目录1卷。

在正编中有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关于东北抗日战争各种决议、指示、信件和方针政策。在附编中有东北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同志们的回忆录，敌伪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调查资料，敌伪的“治标治本肃正计划（三光政策）”和索引目录。

这一资料对于中共党史和东北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将起着一定的作用。有的将成为重要的依据，有的将成为重要的佐证，有的将成为重要的旁证，有的将成为重要的参考和线索，这一些就是我们编辑的目的。无疑地通过这一资料汇编，将大大推动我馆各方面业务的开展，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

但由于我们不懂历史科学理论水平又很低，以及其他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在资料内容的编排上，还不够科学、系统和完整。这一些缺点，将有待于今后再版时，加以订正和补充。

最后应该一提的，还有关于这一资料的使用问题。因为这一些资料，有的涉及到党内一些问题，组织还没有做出结论；有的是出于敌伪之手，不是十分真实可靠；有的是译文，辗转相译，也有不妥当的地方。因此，它只能做为我馆内部的研究资料，使用者既不得转手给别人使用，而在具体使用时，又必须本着对历史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高度地负责精神，反复研究，慎重从事，任何轻率态度，都将会形成错误。

蒐集时，得到有关单位的支持，谨在此鸣谢。

东北烈士纪念馆

1958年5月5日

○ 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联军（初稿）（周保中）.....	1954.9	1
○ 冯仲云同志关于抗联历史报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31
○ 陈龙同志谈抗联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		38
○ 抗联干部研究班对抗联历史的有关问题讨论记录（一九四七年）		46
于天放同志于一九四七年春在黑嫩教学工作者大会关于抗联斗争 历史报告.....		63
抗联第三、四、五、六、七、九、十一军七个军发展活动情况（ 抗联研究班正理.....		73
○ 东北抗联第二军第六师片断材料.....		92
抗联第三路军开辟龙江地区游击活动回忆（王明贵）（一九五四 年十二月十二日）.....		97
湯原反日赤色游击队发展成为抗联第六军斗争史及抗联三路军三 支队活动情况（王钧、一九五四年六月）.....		105
抗联三军斗争史片断（蔡近葵）（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119
抗联三军四师三十二团作战活动回忆（李铭顺）（一九五四年）		129
回忆抗联三军留守团、四师组成及活动情况（于保合）（一九五 四年）.....		133
抗联三军作战活动（张凤岐）（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		141
抗联第三路军十二支队于三肇地区活动情况（组景芳）（一九五 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147
抗联三路军发展、建设情况的一点回忆（金广才）（一九五四年 七月四日）.....		150
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八年）史蹟記載（ 彭施鲁）（一九四三年）.....		152
东北抗联第七军斗争片断（刘雁来）（一九五四年二月）.....		163

抗联第七軍一師情况回忆（彭施魯）（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172
抗联第七軍三师作战活动回忆（李忠义）（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182
抗联第四軍斗争情况片断（曹曙燄）（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188
回忆抗联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间的活动（孔照礼）（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191
东北抗联沒有认识到农民問題的重要性——中共党史第三、四两章的学习笔记——彭施魯	195

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联军（初稿）

周保中

一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宣言，号召停止内战、枪口向外一致抗日，但反动的国民党蒋介石，却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更大规模和更残酷地向主张抗日救国的工农红军进攻。因此挽救民族危机，使中国免于沦为殖民地的抗争，就只有依靠中国人民自己。而组织和领导伟大的抗日救国的天职便落到中国共产党肩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首先在日寇侵略烽火所燃腾起来的东北实现了。东北人民自动武装起来，抗日救国，掀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浪潮。不管这一游击战争本身还有许多弱点和缺点，並曾在经过长期残酷斗争之后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这一游击战争是有伟大意义的。它严重的打击了日寇侵略势力，阻碍了日寇侵略计划的迅速扩张；它有助于全国抗日救国的酝酿；它给有志爱国救国者以示范和鼓舞，给“畏日如虎”者、怯懦者、悲观失望者以当头棒喝。同时，它在伟大祖国面前，在艱鉅的考虑中告诉了人民；虽是人民的政党，是秉赋伟大民族气节的；谁是反人民的叛卖祖国的政党，是甘心作走狗汉奸的。

二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过程

东北游击战争十四年的历程，按其发展状况，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第一时期，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这是自发运动与革命游击战争的初创时期；第二时期，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这是游击战争的发展与高潮时期；第三时期，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这是游击战争遭受严重挫折和困难的时期；第四时期，自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这是抗日联军蓄积力量，准备再起的时期，也是最后参加苏军对日作战、消灭日寇关东军、解放东北的时期。以下就是四个时期的叙述。

甲 抗日游击战争的自发时期和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初创

第一期的抗日游击运动是自发的，缺乏组织性，缺乏革命的领导。在这一时期中虽然我党有积极的活动，并开始创造人民武装性质的游击队，但党尚不能在全部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只是在运动中取得斗争经验和创造开展革命游击战争的条件。

一九三一年十月，黑龍江省馬占山所部（旧东北軍二十六旅），在群众抗日情緒激昂之下，起而抗战，坚守嫩江桥，^{給日寇重大打击，}阻止了日寇的北进。同时吉林的李杜所部二十二旅，丁超的二十八旅，邢占清的二十四旅，張振邦的二十一旅，馬占海的吉林警卫团，也都先后发动起来，响应抗日，編成黑龍江省抗日自卫軍、吉林自卫軍。十一月，延边吉林防軍第八团发生暴动，声势很大，田一个营（王德林的老三营）发展到幾万人，称吉林救国軍。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二年初，有奉天东部（今属遼西省）旧奉軍唐聚五所部举义，沿沈（阳）海（龍）綫擴大到旧东边道及以南十数县。遼东三角地带則有鄧鉄梅之义勇軍，称遼宁民众自卫軍。駐守海拉尔的旧奉軍苏炳文的一个旅，亦被迫起义抗日。在热河东部也产生了以耿繼周为首領的热河救国义勇軍。在这时期，爱国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参加抗日斗争积极活躍；而资产阶級地主一般的表現是觀望的；農民則普遍卷入抗日浪潮，他們以“无極道”、“大刀会”、“紅枪会”等迷信团体出現，为数甚众。九一八事变以前的許多胡匪队，現在也改編山林队趋向抗日。農民群众湧进到山林队里的人数不少，根据一九三二年四月滿洲省委的估計，东北各地抗日武装人数，总計在三十万以上。

中共滿洲省委在一九三二年初期，在政策上，仍保持着某些“左”倾机会主义的残余，例如企图繼續創造紅色游击队，以至編成紅軍，指派楊靖宇同志在磐石紅色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紅三十二軍，在东滿延边“苏維埃”的方式还未改变；但同时省委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久，在政治上即已緊密地注視因日寇武装侵略东北所引起的民族危机

和群众反日斗争高涨的形势，认为满洲党必须争取旧的统治者，用合法合作的方式配合秘密工作，积极参加各地的抗日起义，领导与组织那些自发的抗日运动，扩大党在抗日武装部队中的影响，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以便争取领导和创造、加强为党所直接领导的红色游击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党曾积极加强和发展了地方的群众组织“反日会”。派干部和动员工界份子、知识份子积极参加“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甚至“反日山林队”，参加上层与打入下层齐头并进。例如：王德林所部在延边起义组织救国军时，东满特委事先层派党员胡泽民、王生柏（毓民）等十数同志参加鼓动与计划起义，事后派李光同志（朝鲜人）组织以党员、团员、革命农民为基干的救国军别动队。该队打击日寇最多，声望最广。延吉、和龙地方亦组织游击队，协助救国军作战。杨靖宇、北杨等同志曾直接由省委派往南满吉奉沿线指导游击运动及组织南满游击队，并动员群众帮助该方面的民众自卫军、义勇军。张寿等同志派往耿继周部队中进行活动。周保中、张健东、刘铁刚等同志派往吉林东部专对自卫军、救国军进行活动。冯仲云等同志去松花江下游组织汤源游击队。关于黑龙省抗日军的援助和参加则由哈尔滨省委直接领导。在黑龙省并曾组织了巴彦和海倫游击队。

省委在这一时期，动员了青年干部、工人和学生打入伪满警各军各旅，进行秘密工作。瓦解这些走狗军，促进其起义，转向抗日，携带武器参加红色游击队。

必须指出，以日军队为基础的抗日军，其中大部分装备相当优良，兵额充足，有训练，有些部队并曾经参加过军伐混战的战斗锻炼，物质供给的条件亦好。但是这些军队的上层领导人物，大多数是反动的。他们抗日是受了广大群众抗日浪潮的逼迫，实际上对抗

日救国是动摇没有信心的。他们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欺騙宣傳，保存实力，等候南京出兵，等候国际联盟制裁日寇。他们不相信人民力量，不肯帮助和组织群众的自发抗日斗争，害怕群众，脱离群众。在这些军队里，占据领导地位的国民党員越多国民党的影响越大，则反动性也越大。在这些军队里，国民党各派与国家主义派互相排斥，争夺权柄，借机发财，但是对于反对中国共产党，打击左倾与进步的群众是一致的。同时他们还勾結和容納日寇的奸細份子，模糊敌我界限。这一切构成了军队后来遭受失败瓦解的原因。

一九三一年十月，馬占山抗击日寇北进的时候，吉林自卫軍消极观望。后来吉林自卫軍开始在双城、榆樹积极行动阻击日寇，并决心在哈尔滨坚持时，馬占山则在黑龍江为日寇奸細政策所动摇，一度投降了日寇，变为公开的民族叛徒。吉林自卫軍遂陷于孤立，为日寇驅逐压于牡丹江之綫。在那里与救国軍王德林、孔憲荣部又开始了相互間的磨擦、冲突。在遼寧方面的民众自卫軍及各部义勇軍相互間亦不断火併。他们对于抗击日寇非常消极，而自己内部则互相掣肘，并且到处濫发空白委任狀，勾結地主豪紳和伪滿官員，委任貪官污吏，借筹抗日經費为名，濫发軍用票，加重对人民的剝削。军队与群众关系恶劣。这种种情形，結果引起广大群众对于这些抗日軍普遍不满。

我党派遣到这些部队中去进行工作的同志，曾向这些军队的领导者提出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政策和綱領，但为他们所消极拒絕。在日寇进攻嚴重时期，以我們的党員干部活动为中心，于一九三二年六月曾在撫松安图制止了民众自卫軍与救国軍等地盘的武裝冲突，召开兩軍首腦会议，議定互助合作攻守同盟的綱領，同年十一月在牡丹江地区亦調解了自卫軍与救国軍的冲突，并議定组织自卫軍和救国軍联合軍总司令部，以丁超（以后变为民族叛徒）为总司令，李杜、王德林为付总司令，周保中为总參謀长，还計劃击败当时盘踞牡丹江西岸日

寇的进攻。但是这些军队的反动将领，并不遵守盟约。潜伏在自卫军里的奸细旅长刘万奎，与救国军付司令孔意荣相勾结而杀害了马意章（自卫军左路总指挥）。于是两军关系决裂。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寇乘机大举进攻，吉林东部十数万人的抗日军便土崩瓦解，李杜、王德林、邢占清、孔意荣、刘万奎等带着万余残军逃往苏联，其余的溃散。在遼南、东边道吉遼边区十幾万的抗日军，在上述相同情形之下被日寇摧毁。唐聚五、王郁文、馬占海、李海清等则企图带残军逃往关内。那时日寇正利用国民党的欺騙宣傳，经过其奸细份子国民党人誘致抗日军逃往关内，结果大多数被消灭于半途，即有逃亡入关者，亦符合于日寇“肅清”的目的。

到一九三三年夏初，三十万人以上的抗日军和蓬蓬勃勃的抗日运动，由于领导者的反动，脱离群众和拒绝共产党的正确主张，遂不可避免的为日寇所击败而溃灭。当时日寇仅有以多門师团为基干的五万军队，而经常参加作战者不过三万人。此外，为日寇利用的伪满军张海山、于芷山、于深征等部也只有二万余人。

各
在自动运动的最初期，党用主要力量去帮助和参加反动份子领导的各色抗日军，企图以此争取领导和借此壮大革命力量。虽未获得预期的结果。但是党在这时获得了组织、领导抗日人民游击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验教训，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创造了为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在游击战争的初期，就已特别表明只有革命兵士、工人、农民、爱国的知识份子和青年才是真正抗日的，而农民是主要力量；并且经验证明，国民党改组派、蒋介石派、国家主义派、及其他各种政治的宗教的派别，由于政治上反动，脱离群众，害怕群众，思想上动摇和落后，军事上守旧，他们经不住日寇军事政治并行的进攻，一遇艰难到来，便牺牲民族利益，抛棄群众，变节投降；经验证明，共产党人与那些反动阶层做领导的抗日集团講求合作，一致对抗

日寇，只有在下层群众中有坚固的基础，保有党的领导力量做核心才有可能，否则分化与破裂终于是难免的，如王德林救国军因周保中、張建东、李延祿等同志組織同盟軍和游击軍而与孔憲荣、吳义成发生分裂，即为最显著的例子。

乙 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高潮，抗日联军的建立和活躍

一九三三年春，日寇在遼、吉、黑各省击灭以旧东北軍为基础及人民自发組織的各种抗日部队以后，接着就順利的攻佔热河。与此同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寇訂結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日寇在东北开始其政治上的恐吓和欺騙宣傳，如說什么“抗日必灭，治安肅正”，筹备新“滿洲帝国”，建立所謂“王道乐土”等等。

滿洲党虽然在抗日^{运动}初期，用很大的力量去参加和幫助那些自卫軍、救国軍、义勇軍、反日山林队、各种教派武装，但是，党并未忽略了从工農群众中創造革命的武装力量。一九三一年末，一九三二年初在李紅光、黑楊（楊佐青）、后来又在楊靖宇、北楊等同志领导之下，在盘石創造了近二百人左右的游击队，其中绝对多数是朝鮮革命的農民。这个游击队既要不断向日軍进攻，又要防御为反动派和国民党份子所领导的救国軍的进攻。这支游击队虽然因兩面作战，一度遭受失敗，但很迅速的恢复壮大起来，与海龍游击队汇合，在东丰、西丰、海龍（輝北）、輝南各地擴大了活动范围。一九三三年秋发展到二千多人，遂于“九一八”二周年成立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独立师。一九三四年初擴編为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李紅光，第二师师长曹国安，軍长楊靖宇，擴張了游击活动范围至通化、柳河、与兴京新宾）、寬甸、桓仁、濛江、撫松等县。

“九一八”前夜，在东滿地区，延吉北部，汪清西部，^{和龙南部。}若干山林農村曾建立过工農民主政权和紅色游击队，后被中国地主軍伐与日本領事相勾結而鎮压下去。九一八事变一开始，延吉、汪清、和龍各县

都建立了游击队，在各县中共县委领导下建立活动。李光同志所率领的别动队则参加救国军。一九三三年初^夏亦成立游击队。一九三三年底在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同志领导下，建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人数近二千人，师长朱镇，政治委员王德泰。

一九三二年初，在牡丹江地区，宁安中心县委组织了綏宁游击队，人数近百人。枪支是九一八事变前夜该地区红色游击队失败后埋藏在穆稜的。綏宁游击队后来在战斗中扩充到二百人以上。但这个游击队在日寇与自卫军、救国军的不断夹攻中遭受损失，剩下半数人移转东满，合并于东满游击队。同年宁安党派張建东、于洪仁等同志掌握了宁安最大的反日山林队，平南洋队（李精模部）改组工農抗日义务队，进行彻底改造。同年冬周保中同志得满洲省委吉东局的同意，准备退出救国军领导，建立抗日同盟军，拟包括柴世荣、刘汉兴（陈茂）史忠恒、于学堂、王汝起、付顯明等进步的救国军各部及工農义务队，人数三千人。经过改造与分化，这些部队后来改编为吉东游击队。

一九三三年初，救国军、自卫军大部崩溃之后散在吉林东部和遼吉边区的残部不下五万人。党在这时候掌握救国军的领导，以周保中、胡澤民、王毓民組成党委，重正残部，分编六路，每路三、四千人。有下层党组织与群众基础者，为柴世荣、刘汉兴同志的第四路。另以经过党苦心改造的史忠恒、王毓峰等同志的救国军约千余人的精干军队编为游击军，以李延祿同志为該军司令，張建东同志为参谋长，孟涇清同志为党委書記。該军形成綏宁地区抗日諸军之骨干，但由于领导之錯誤，違反吉东局与总部党委的指示方针，經于离开牡丹江地区而向密山移轉，在途中不断为日寇截击而遭损失过半。同年秋該部到达密山后，得到密山县委所創造的周子岐同志领导的密山游击队的支持，开始在密山、勃利、宝清、林口一带

展开游击战争。

一九三二年初，滿洲省委曾派赵尚志以同乡关系而投到哈（尔滨）东的义勇軍孙朝阳部队中去当参謀长作上层活动，由珠河县委派李啓东等作下层活动。同年冬孙朝阳受日寇奸細政策誘騙而投降。在该部秘密党組負責同志李啓东主張之下，遂与老朴、李根芝、赵尚志等七人，携帶輕机枪一、步槍七，脱离孙部。珠河县委以該批人員武装和珠河县地方秘密的自卫队为基础，建立了珠河游击队，省县委用很大的力量来扶持这支游击队的发展，并由于积极打击日伪軍的結果，很快的在哈东地区“異軍突起”，形成了松花江下游强大的抗日支柱。一九三四年夏遂在珠河县境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

一九三二年巴彥游击队虽失敗，但滿洲省委依然不断注意发展松花江左岸巴、木、通、湯的抗日群众組織（抗日救国会）和創造游击队。湯源中心县委曾以張文藻、王永江、高庆云、王亞棠等有力同志組織了湯源游击队，但因屡受敌人残酷进攻而兩次遭受破坏，最后在夏云傑同志領導之下巩固了湯源游击队，并且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饒河中心县委即以崔石泉（崔庸健）、朴振禹、李学福（葆滿）、金天民、朴元彬、李斗益、張文楷等同志为領導骨干組織了饒河游击队，一面参加高玉山、陈东山的救国軍协助作战，一面独立活动。一九三三年初，高、陈所部被日寇击潰后，饒河游击队便成为烏苏里江左岸各县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心，并在宝清、同江、富錦境內組成另一游击支队。

滿洲省委，一九三二年夏在編成巴彥游击队的同时，企图在海倫地方党的工作基础上建立江省平原游击基点，成立海倫游击队，但开始便遭受了日本奸細的破坏而失敗了。

在东北人民自发抗日运动时期，由党的艰苦工作与党员团员的牺牲所創造起来的一一南滿、东滿、綏宁、密山、饒河、珠河、湯源等反日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不好，物質条件困难，但是組織嚴

格，成份好（以党、团员做骨干加入优秀的工农青年和学生），自觉程度高，作战英勇，行动积极。他们在地方党所领导的反日会和各种革命团体支援与配合之下，用新颖的游击战术，积极主动的不断打击日寇，消灭日寇，开辟游击区；并且进行着尖锐的具体的广泛的宣传，放手组织以农民为基础的抗日救国会，并力求党组织的发展。

这就是党在自发的抗日运动时期中，创造游击队的成果。

一九三三年，自卫军、救国军及其他各色抗日义勇军溃散，其领导人或逃或降，群众情绪遭受打击，造成抗日潮流的急剧低落，但在此同时，由于党的影响扩大和组织力量的加强，由于满洲省委和各下级党委举行了党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指示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指示，由于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各地坚强地对抗日寇的进攻，不断获得胜利，这样就造成了一九三四年抗日斗争重新抬头并飞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救国军自卫军溃散的残军，在辽东和沿吉奉线_{（注：指吉奉线）}与通化地区有二万余人，在吉林和江省不下五万人，他们受到党的支持和吸引，这些武装未被日寇消灭而继续抗日，例如：鄧鉄梅、王凤閣、殷臣、德林、双勝（齐永全）及韩国革命军等，完全依靠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为屏障，在吉林反日同盟军影响之下的張禹亭、郭司令、于学堂、三侠、李洪滨等以綏宁游击队和东满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为主导，坚持斗争。在哈东的考凤林、汪亞臣；松花江沿岸的謝文东、李华堂、于九江、北采等都围绕于珠河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周围。

一九三四年四月日寇“春季大讨伐”遭受失败，抗日军反而滋长起来。吉敦、中东、吉海各铁路线不断受袭击。列车屡被颠覆，许多城镇受攻击。同年十月秋季日寇以通化地区、哈东地区、东满的延边和綏宁地区为重点，以六个师团日军及伪满靖安军警各旅三万余人，举行“大扫荡”。经过四个月以上的残酷斗争，日寇预期的结果甚微

。只有那些領導動搖和組織散漫的反日裝裝，如殷臣、德林及孔憲榮、李三俠、金三俠、牡丹江八大隊等遭受打擊損失，殷臣、德林投降，孔憲榮只身二次逃往關里。黨所領導的各地游擊隊、人民革命軍則反而於艱苦戰鬥中普遍發展壯大起來了。

滿洲省委就在反“秋季大掃蕩”中着手建立抗日聯軍，將南滿人民革命軍第一軍，改為抗日聯軍第一軍，擴編為兩個師、一個獨立團、一個少年營、一個警衛營，楊靖宇同志仍任軍長兼政治委員；東滿人民革命軍第二軍，改為抗日聯軍第二軍，王德泰同志任軍長，東滿特委書記魏拯民同志兼政治委員，分編兩個師，第一師金日成同志為師長，第二師史忠恒同志任師長，汪清縣委書記王潤成任政委；哈東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擴編為抗日聯軍第三軍，以趙尚志任軍長，馮仲雲同志為政治部主任，三軍初編一師，後編三師；李延祿同志領導的游擊軍與密山游擊隊合編為抗日聯軍第四軍，初編一個師，李延祿同志任軍長，金策同志為政委（未到職），黃玉清同志為政治部主任；綏寧游擊隊及同盟軍各部編為抗日聯軍第五軍，周保中同志為軍長，柴世榮為付軍長，劉漢興（陳龍）同志為參謀長，宋一夫為政治部主任，分編二個師、一教導大隊，第一師師長李荆朴，政治部主任關書范，第二師師長付顯明，政治部主任陳翰章；湯源游擊隊編為抗日聯軍第六軍，夏雲傑同志為軍長，張壽同志為政治部主任；饒河游擊隊編為抗日聯軍第七軍，李學福為軍長，陳榮久為付軍長，後陳雲關內，由崔石泉同志為付軍長并代理軍長，鄭魯岩為政治部主任（鄭於一九四一年變節投敵），編為兩個師，第一師師長景樂亭（後由隨長青“劉建平”同志接替），政治部主任金天民，第二師周其昌（後由王汝起同志接替），政治部主任張文清（後由彭施魯同志接替）。

黨所組織與領導的這七個抗日聯軍中，組織好、戰鬥力強、起骨干作用者為一、二、三、五、六各軍，第四軍甚弱。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发表了“抗日联军统一建国宣言”（国外出版的“救国日报”发表过）。这个宣言不但对外起了很大号召作用，而且反映了当时党内思想行动的趋向一致，对革命群众颇有教育意义。

依据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中央代表团的指示信，吉东、东满、南满各地党，在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基础上坚持游击斗争，并在力图蓄积力量的方针下，吸收非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并予以改造使之扩大抗日联军；并进行加强内部的巩固工作，特别注意肃清内奸，与克服统一战线部队内的动摇叛变的倾向。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抗日联军在不断反对日寇与伪军“讨伐”战斗中，日益壮大。第一军扩编为三个师；第二军扩编了侯国忠、陈翰章的第二师，金日成、朴××的第四师；第三军正编为六个师，韩海濤、蔡近葵、常有鈞的第一师，关化新、李泰、李福林的第二师，张连科、周庶汎、吴有才的第三师，郝贵林、金策的第四师，张广迪的第五师，王德泰的第六师；第四军扩编为二个师，李延平同志任军长，王光宇同志任付军长，王毓峰同志任第一师师长，曲成山为政治部主任，张振五为第二师师长；第五军增编李文彬（师长）、张镇华（主任）的第三师和军属救护团；第六军、第七军各扩编为三个师，戴洪宾同志在夏云傑同志战死后继任第六军军长，崔石泉任第七军军长；一九三六年冬谢文东所部编为抗日联军第八军，初编为二个师，一九三七年夏增编第三师，谢任军长，并派刘曙华同志代表党任该军政治部主任；李华堂所部编为抗日联军第九军，编二个师，李任军长，李熙山同志任该军政治部主任（后由王克仁同志接替）；汪亚臣所部编为第十军，汪任军长，祁致中同志的明山部队，一九三六年编为独立师，一九三七年编为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分编二个师，祁任军长，金昌国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七年初，为适应全国抗日浪潮之高涨，与东北游击运动发展的新形式，将第一、二两军合编为第一路军，杨靖宇同志任总指挥，魏拯民同志任政治委员，分编为三个方面军，周旭东同志为第一方面军军长，金日成同志为第二方面军军长，曹亚范同志为第三方面军军长，陈翰章同志为独立师师长，以京图路（长春到图门）南、南满路以东，为该路军的游击军区。同年夏，第四、五、七、八、十各军编为第二路军，王蔭武的救世军，姚振山的游击军均归指挥，周保中任第二路军总指挥，柴世荣升任第五军军长，以京图路以北、松花江左岸、烏苏里江右岸，为该路军之游击军区。第三、六、九、十一各军，编为第三路军，以松花江右岸、东西兴安岭、黑嫩平原为该路军的游击军区，总指挥为赵尚志，因未就职，后由張寿（李兆麟）同志任总指挥，馮仲云同志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是东北抗日联军最发展的时候，据“七七”抗战前后的约略统计：第一军六、五〇〇人，第二军五、五〇〇人，第三军五、五〇〇人，第四军二、五〇〇人，第五军五、〇〇〇人，第六军四、五〇〇人，第七军五、〇〇〇人，第八军三、五〇〇人，第九军二、五〇〇人，第十军一、〇〇〇人，第十一军二、五〇〇人，共計四五、〇〇〇人。夺自敌人手中的武器質量大大改善，每連有輕机枪三——四挺，还有相当数目的擲彈筒、重机枪、步兵砲、迫击砲。騎兵部队除一、二两军外其他各军平均佔全員三分之一。此外，参加南满抗日联军一路军的同盟部队王凤閣救国军一、〇〇〇人，朝鮮革命军一、五〇〇人，李洪宾救国军一、〇〇〇人，参加吉东第二路军的同盟部队救国军姚司令一、〇〇〇人，救世军王蔭武一、〇〇〇人。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也是东北游击战争发展到最高峰的时期。其特征为：(1)非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日形縮減和消失，但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发展壮大，战斗力提高了，胜井和李寿山的靖安军全部，先

在南滿受惨重打击，后在吉东被击潰敗；松花江下游富錦一帶的兴安軍亦受到打击。党领导的“十大联軍”的威望提高了，游击区域擴大了，在幾乎半个以上滿洲的地方，除城市和交通要点以外，广大农村都为抗联控制。(2)在城市的党和群众抗日救国的^{工作}活动會日趋困难和急剧縮小，但佔一半以上的滿洲領域滲入游击运动范围，广大农民拥护党的政策和主張，以人力物力積極贊助和参加抗日救国游击斗争。(3)伪滿机构中的一部份軍政人員、知識份子、青年，对抗日联軍的同情增大。伪滿軍曾經正营正团的起义，投到抗日联軍，甚至日熟士兵也因受打击和政治宣傳而动摇，如日軍士兵福田投降南滿抗日联軍，又如宁安“討伐队”数次发生叛逃及遺棄大批彈藥等例。此外，我党的“八一宣言”和紅軍北上抗日长征的成功，給予了党内和党周围的革命群众思想上政治上一大鼓舞。繼續远抗日战争及双十二事变之后的全国抗日浪潮，对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高漲，是有巨大影响的。

随着抗日联軍的壮大与游击战争的高漲，給与日伪軍不断的軍事和政治打击，日寇殖民地化政策的实施遭受重大阻碍。例如：京图铁路、图佳铁路、林虎铁路、綏佳铁道修筑計劃的数度迟延；吉海、中东各铁路綫的屢遭破坏袭击；金日成部队三次渡过鴨綠江、图門江，突入朝鮮咸鏡北道，斬將擄旗，激发朝鮮人民抗日情緒，使日寇意外震悚。由于农村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影响的擴大，使“滿洲帝国人心不好”。日寇感觉到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实为侵略政策之一大威脅，于是自一九三五年开始逐年增調日軍，充实关东軍之“討伐”力量。一九三六年初，日軍增至十二个师团、四个混成旅和专駐延边之“朝鮮派遣軍”一个师团，此外铁道守备队尚不計算在內。一九三七年日寇繼續增兵。

自一九三三年开始，直到“七七”抗战爆发前夜，日寇逐段逐区实行保甲制連坐法，嚴刑恐怖，并广佈奸細、警察、特务，到处燒、